

聖經詮釋的多樣性－以創世記第三章的蛇為例

2015. 03. 22.

壹、前言

經典和注解之間存在著共生的關聯。經典是一個文本，象徵化與界定一個團體的特質，此團體的權威歸因於這個文本；注解也是一個文本，引導詮釋，系統地說明，為這個團體保護他們崇奉之經典的權威。通常這種經典和注解之間共生的關聯，以及文本和詮釋之間的操作是無法察覺的。事實上，每天都在解釋權威的文本，產生這個團體規範性的傳統。在危機的時候，隨著團體對經典的再評估，產生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必然導致對經典新的注解。最後，詮釋的進展改變這個團體的態度往前進，也改變了他們對經典的關係。¹原來經典看似權威，然而影響更大、更廣的乃是閱讀經典的人對經典作出的詮釋。

多年前一位猶太友人向筆者抗議說：「創世記第三章的那條蛇，明明就是一條蛇，從創世記的經文到整本聖經²的經文都沒有說那條蛇是魔鬼，為什麼你們基督徒要說那條蛇是魔鬼？」筆者不得不承認友人的抗議有其道理，舊約聖經所有的經文並沒有說那條蛇是魔鬼。這段談話使筆者也產生疑問，到底那條蛇的詮釋是如何變成魔鬼的，僅僅是啓示錄提及「古蛇」³就解釋成魔鬼嗎？藉著這篇論文，筆者想探究那條蛇為什麼被解釋成魔鬼？除了魔鬼這一說法，那條蛇還有什麼解釋。在不同的時代，對不同的對象，自認擁有經典的團體對經典作出詮釋，同時也有其他的聲音，對於經典作出不同的詮釋。

詮釋雖然是屬於當代的事情，然而任何詮釋者都不可能脫離詮釋歷史的影響和個人的處境（Situation），如同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所言「對於領悟處境的特質是人們無法察覺自己正面對處境，因此就不能對處境作出客觀的認知。人們總是在他裡面，發現自己已經處於某種處境裡，要想澄清這種處境，乃是一項絕不可能徹底完成的任務。」⁴因此，從歷史中其他團體或個人的詮釋能夠增加詮釋者的「視域」（Horizont），也就是使自己能夠認識別人在不同處境中所做出的詮釋。高達美認為我們應該不要從我們現在的衡量尺度和先入之見出發，而是在

¹ 溫司卡（Sze-kar Wan）（2005. 9. 28），'Scripture and Hermeneutics - Six Greek Commentaries on Homer'，受邀於政治大學「研究方法與實習指導」課程講解「文獻分析」寫作方法的教材，頁 30。

² 猶太人所言的「整本聖經」乃是指基督宗教的舊約聖經而言。

³ 啓示錄十二 9「那大龍被丟下，就是那遠古的蛇，被稱為魔鬼和撒但，是引誘所有居住之地的。他被丟進這地，他的使者們與他一同被丟」。

⁴ Hans-Georg Gadamer (1990). *Wahrheit und Methode Band 1*. Tübingen, Germany: J.C.B. Mohr (Paul Siebeck), p. 307.

個人過去的歷史視域（in geschichtlichen Horizont）中觀看。⁵從這樣的立場，筆者認為我們應該盡可能不以當代理解的觀點批判過去的詮釋。儘管有些過去的詮釋看來是何等的牽強或荒謬，現代人可以不同意，但是也當承認自己不認識過去詮釋者的處境，以及當時的社會需求。

在我們開始這個探索之旅前，筆者先對「神話」的概念作個說明。華人學者牟鍾鑒和張踐合著的《中國宗教通史》這本書中，對於「原始神話」的解釋認為就原始社會而言，神話與宗教密不可分，可以說原始神話（即原生神話）乃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原始宗教信仰的解釋和演義，是原始宗教的「經書」、「哲學」和「文學」。原始神話由於有原始信仰而廣為發展流傳，原始信仰由於有原始神話而豐富多彩。原始神話給予後代的宗教、哲學、文學、史學、科學和民俗以重大的影響。⁶顯然地，今天對神話的看法在學術界和教會界有很大的差異，教會界普遍對神話的印象極為負面，認為是荒誕不經的虛假傳說，因此極力不認為創世記的第三章的記載是「神話」。學術界並不把神話視為荒謬沒有價值的作品，反而視神話為寶藏，乃是古代人用以表達和傳遞信仰理念的方式。

本文的探索從舊約聖經蛇與夏娃對話的記載開始，討論這段經文使用的「蛇」這個希伯來文，並探討所有舊約聖經使用的「蛇」字，尤其偏重於與神話傳說有關聯的蛇。接著，本文將從猶太教的釋經開始說起，探討猶太拉比和著名的猶太學者斐羅對於那條蛇的解釋。接著，本文進入諾斯底教派的思想，雖然諾斯底教派興盛的時代是公元第二、三世紀，按照年代先後，晚於新約聖經和基督宗教原始教團，但是由於諾斯底教派的思想來自於猶太教的智慧傳統和末世觀念，其思想源頭早於新約聖經，且對新約聖經產生影響，因此先作探討。最後，本文將探討新約聖經和基督宗教對於這條蛇所作的詮釋。

為求更清楚地傳達原文涵義，本篇論文中所引用的經文均為筆者自行從希伯來文或希臘文翻譯，譯文以忠於原意為主，就無法顧及中文的流暢和慣用說法。

貳、 舊約聖經與夏娃對話的蛇

創世記第三章全章記載了上帝起初所造的女人與蛇對話的故事，在第二章作者講述了這個故事的背景。耶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種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אָדָם Adam，音譯為亞當）安置在那裡。耶和華上帝使各樣的樹木從地裡長出來，好看又好吃。園子當中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耶和華上帝命令他所造的人，可以隨意吃園子裡面各樣樹上的果子，只是分別善惡那棵樹的果子不可吃，因為

⁵ Ibid., p.308.

⁶ 牟鍾鑒、張踐（1997），《中國宗教通史》（中國，社會科學文獻，1997），頁 57-58。

在他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華又為那人造了一個相對的匹配者來幫助他，那人稱那個由他身旁的一塊骨肉所造的人為女人，給她取名為夏娃（חַוָּה Chava 或譯厄娃）。當時他們兩人在伊甸園中，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第三章的篇幅較長，本文僅僅引用與蛇相關的經文如下：

那蛇是狡猾的（或譯聰明的）⁷，比所有那田野的活物，就是耶和華上帝所造的。他對那女人說：「是否上帝真地說，你們不可從所有這園子的樹木吃？」那女人對那蛇說：「從這園子的樹木我們可以吃，但是從在這園子當中的那棵樹，上帝說過：『你們不可以從它吃，也不可以摸它，以免你們將死亡。』」那蛇對那女人說：「你們不是一定死。因為上帝知道，在你們從它吃的日子，你們的雙眼將被打開，你們就是（或譯成為）上帝，知道善和惡。」⁸

耶和華上帝對那女人說：「妳作的是這甚麼事呢？」

那女人說：「那蛇誘惑我，我就吃了。」

耶和華上帝對那蛇說：「因你作了這事，你是受咒詛的，比一切牲畜和一切田野的活物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在所有你活的日子吃土。我又要放置你和那女人彼此為敵，你的後裔和她的後裔也彼此為敵。他要打碎⁹頭，你要咬住他的後腳跟。」¹⁰

一、那條與夏娃對話的「蛇」

這段經文的「蛇」נָחָשׁ (nachash) 在聖經中使用廣泛，有時候在經文中很不容易判斷牠是指歷史事件中一條真實的蛇，還是神話論述中的一條蛇，有時牠看來是個海怪，與耶和華為敵。

上帝曾經叫摩西把杖丟在地上，他的杖就變成一條蛇。¹¹當以色列民在曠野抱怨時，耶和華使燃燒的蛇（或譯火蛇）進入百姓中間咬他們，¹²耶和華要摩西製造一條銅蛇，凡仰望銅蛇的人可得醫治。摩西舉的那條銅蛇，乃是真蛇的形象，這

⁷ 「狡猾的」עָרוּם (arum)，這個字也有「聰明的」意思，其字型與「裸露的」עָרוּם (arom) 相同。

⁸ 創世記三 1-5。

⁹ 「打碎」和後句「咬住」的原文用字相同 שֹׁרֵף，毀滅之意，依照行為模式翻譯。

¹⁰ 創世記三 13-15。

¹¹ 出埃及記四 3、七 15。出埃及記七 9,10,12 使用另一個字 תַּנִּין tanin 表達這蛇。「蛇」的字根 נָחָשׁ 與「行巫術」相同，希伯來文「巫術」נִחָשׁ nachash 也與蛇發音近似，早期聖經沒有母音符號，它們就是同樣的字。

¹² 民數記二十一 6 「那燃燒的蛇們」הַנִּחָשִׁים הַשֹּׂרֵפִים。

個蛇形象後來成爲以色列百姓膜拜的神祇，直到希西家作王的時候打碎了它。¹³先知以賽亞描述新天新地說「塵土必作蛇的食物」。¹⁴先知彌迦說上帝的民必餓土如蛇，又如土中腹行的物，戰戰兢兢的出他們的營寨，投降耶和華。¹⁵先知阿摩司說到耶和華命令蛇咬藏在海底的人。¹⁶這些經文看來這條蛇是真實的、通常的一條蛇，也可能是海蛇。

有時牠是一條神話思維的蛇，具有象徵的意義。約伯記二十六章十三節說到的「逃跑的蛇」(或譯快蛇、飛龍)¹⁷、以賽亞書二十七章一節說到海怪「鱷魚」(livyatan, 英文寫爲 leviathan, 或譯力威亞探或里外雅堂), 就是「逃跑的蛇」(或譯快行的蛇、飛龍)和「曲行的蛇」(或譯蜿蛇)¹⁸均不是真實的、通常的蛇。

那條引誘夏娃的蛇，經文描述牠「那蛇是狡猾的，比所有那田野的活物，就是耶和華上帝所造的。」經文中那蛇是耶和華上帝所造的，且被用來和其他田野活物比較，可見牠是田野活物中的一員，並非是個超越其他活物的受造物。從故事的發展，牠後來受到比其他田野活物更甚的咒詛「你必用肚子行走，在所有你活的日子吃土。」顯然在牠引誘夏娃的時候，並非用肚子行走，也不是吃土，而且牠能夠與人說話，也能聽耶和華上帝說話，那麼牠是什麼形象呢？這使人聯想到聖經中其他的「蛇」又是什麼樣子呢？接著，本文將探討聖經中其他與神話有關的蛇。

二、其他與神話有關的「蛇」

除了泛稱爲蛇的 nachash 之外，聖經還有八個字可以翻譯爲「蛇」，其中五種蛇：「虺蛇」(פֶּתֶן peten 或譯蝮蛇)¹⁹、「虺蛇」(שִׁפִּיפֹן shefifon 或譯毒蛇)²⁰、「毒蛇」(צִפֹּעַ cefa)²¹、「蝮蛇」(אֶפֶסֶה efe)²²、「魔術、巫術的蛇」(לַחֹשׁ lachash)²³是指真實的、一般的蛇，與本文探討的遠古時代涉及神話的蛇無關，在此不作探討。另外三種蛇：「火蛇」(שָׂרָף saraf)、「大魚、蛇、龍」(תַּנִּין tanin)、「鱷魚、蛇、

¹³ 民數記二十一 9「銅蛇」נֶחֱשֵׁת נְחֹשֶׁת，列王紀下十八 4 用字相同。

¹⁴ 以賽亞書六十五 25。

¹⁵ 彌迦書七 17。

¹⁶ 阿摩司書九 3。

¹⁷ 約伯記二十六 13「逃跑的蛇」נֶחֱשֵׁת בָּרִיחַ。

¹⁸ 以賽亞書二十七 1 的海怪 לִיָּוִיָּתָן，和合本譯爲「鱷魚」，和合修訂本改譯爲「力威亞探」，思高譯本譯爲「里外雅堂」，經文說牠就是「逃跑的蛇」נֶחֱשֵׁת בָּרִיחַ、「曲行的蛇」עֲקֻלְהוֹן。

¹⁹ 申命記三十二 33、以賽亞書十一 8 前段、約伯記二十 14、詩篇五十八 5、九十一 13。

²⁰ 創世記四十九 17。

²¹ 箴言二十三 32、以賽亞書十一 8 後段、十四 29、五十九 5 前段。

²² 約伯記二十 16、以賽亞書三十 6、五十九 5 後段。

²³ 傳道書十 11、耶利米書八 17。

龍」(לִיַּוְטָן livyatan)，與遠古神話有關，在此分析牠們在聖經中使用的意思。

(一) 火蛇 (שָׂרָף saraf)

saraf 這個字來自於字根「燃燒」שָׂרַף (sin-resh-pe)，在民數記二十一章六節摩西舉蛇的故事的「火蛇」原意是「那燃燒的蛇們」הַנְּחָשִׁים הַשָּׂרָפִים。二十一章八節的「火蛇」，乃簡化使用 saraf 一字，此字音譯為「撒拉弗」，在以賽亞書六章二和六節出現，乃上帝的六翼使者，用火炭沾先知的嘴，使他得潔淨。民數記二十一章八節上帝吩咐摩西製造的銅蛇，也使用 saraf 這個字。在申命記再次提及 saraf²⁴。

以賽亞書十四章二十九節用此字描述「飛龍」(שָׂרָף מְעוֹפֵף)。「飛龍」看來與六章出現的六翼使者「撒拉弗」有所關聯，然而在十四章二十九節提及的飛龍乃是惡者的形象，思高譯本的注解指這節出現的三種蛇：蛇 nachsh、毒蛇 cefa、飛龍 saraf meofef 乃是指亞述的三個君王：撒耳瑪納色爾 (Salmanassar)、撒爾貢 (Sargon)、散乃黑黎布 (Sanherib)，一個比一個凶惡。²⁵以賽亞書三十章六節同樣使用這個說法，和合本譯為「火焰飛龍」，思高譯本譯為「火蛇飛行」，用以描述艱難困苦的地區。

從以上的用法，可以察覺 saraf 這種蛇或龍，除了可能如同火焰燃燒以外，牠們可能有六個翅膀，具有飛翔的能力。自然界至今沒有發現任何蛇類能夠飛行，saraf 被認定是一種超自然的存在。²⁶

(二) 大魚、蛇、龍 (טַנִּין tanin)

Tanin 這個字在聖經中的翻譯極為特別，它有龍、蛇、魚和野狗的譯法。〈創世記〉第一章記載上帝創造了大「魚」和水中其他的動物，²⁷詩篇一四八篇所描述的看來也是指大型的海中生物。²⁸上帝要摩西吩咐亞倫把杖丟在法老面前，使杖變作「蛇」。²⁹以色列民觸怒了上帝，他們的酒就會變成「大蛇」(或譯蛇)的毒。³⁰尼希米夜巡耶路撒冷的城牆，往「野狗」(或譯為蛇或龍)井走去，³¹哀歌也有一處

²⁴ 民數記二十一 6,8、申命記八 15。

²⁵ 《聖經》(台北市：思高聖經學會，1968)，頁 1165。

²⁶ 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Eds.)(200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V*. (Geoffrey W. Bromiley, Trans.).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p.572.

²⁷ 創世記一 21「上帝就造出大魚們，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sea monsters。

²⁸ 詩篇一四八 7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sea monster。

²⁹ 出埃及記七 9,10,12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snake。

³⁰ 申命記三十二 33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serpent。

³¹ 尼希米記二 13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dragon。

翻譯為「野狗」指牠們尚且把奶乳哺其子。³²約伯問上帝說，我豈是「大魚」（或譯海怪），你竟防守我呢？³³同樣視為「大魚」（海怪）的用法還有詩篇、³⁴以賽亞書³⁵和耶利米書³⁶。

從出埃及記講到杖變蛇的記載，那裡以希伯來文常用的「蛇」(nachash)和 tanin 互換使用，可見 tanin 在那個地方指通常的蛇，並非指海中的魚、龍或海怪，是和神話的怪獸無關。tanin 在申命記三十二章三十三節和詩篇九十一篇十三節與「虺蛇」peten 連用，看起來是當時人熟知的自然界的動物，可能是「大蛇」或「龍」。另外，「野狗」的兩處翻譯：尼希米記可以用「龍或蛇」取代，哀歌也可以用「海怪」取代。筆者推測除出埃及記七章九、十和十二節以外，其餘的 tanin 是一個生活在海中，似蛇，似魚，或謂龍的怪獸，英文譯本通常以 sea monster 或 dragon 譯之。

(三) 鱷魚、蛇、龍 (לִיְיָטָן livyatan)

對「鱷魚」描述最仔細的經文在約伯記四十一章，從這整章的經文給人的印象是這絕對不是現在的鱷魚，修訂的和合本改以音譯為「力威亞探」。約伯記四十一章二十五節「牠一起來，勇士都驚恐」，譯為「勇士」的這個希伯來文原是眾神 אֱלִים (elim) 的意思，因此，可以知道這個鱷魚是和神話有關的，神話中的眾神都害怕牠。

「鱷魚」在聖經其餘的地方很少言及，列舉如下：

約伯記三 8 願那咒詛日子且能惹動「鱷魚」的，咒詛那夜。

詩篇七十四 14 你曾砸碎「鱷魚」的頭們，把牠給曠野的禽獸為食物。

注意：這裡的「鱷魚」是單數，但是「頭」是複數，看出鱷魚是有很多頭的，傳說中的迦南和巴比倫海怪有七個頭。

詩篇一零四 26 那裡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鱷魚」游泳（或譯跳舞、玩耍）在其中。

以賽亞書二十七 1 到那日，耶和華必用他剛硬有力的大刀，刑罰「鱷魚」，就是那逃跑的蛇，刑罰「鱷魚」，就是那曲行的蛇，並殺海中的大魚。

在這些經文中，除了詩篇一零四篇二十六節的「鱷魚」不像是海怪，從上下文看，牠可能是泛指海中的大型動物，牠和其他的海中爬蟲、動物均仰賴神按時

³² 耶利米哀歌四 3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jackal。

³³ 約伯記七 12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dragon。

³⁴ 詩篇七十四 13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dragon。詩篇九十一 13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serpent。

³⁵ 以賽亞書二十七 1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serpent。以賽亞書五十一 9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dragon。

³⁶ 耶利米書五十一 34 英文 NRSV 譯本譯為 monster。

供應牠們食物。其餘的經文中，約伯記第三章若以整卷書的觀念來看，每段經文均是指向神話中的海怪。在《七十士譯本》均以希臘文 *drakon* 翻譯這個字，*drakon* 有「龍」和「蛇」的涵義。

華人學者禰浩榮認為這些怪獸的描述，是神在太初整治混沌大水，帶來秩序，創造世界，聖經記載神在太初創造時，往往把整治混沌大水的過程描寫為神擊敗一隻海獸，海獸被整治，被規限後（不是被消滅），世界就有了秩序。³⁷

以上所述的 נָחָשׁ (nachash)、סָרָף (saraf)、תַּנִּין (tanin)、לִיַּוְיָטָן (livyatan) 這四種遠古的動物均被描述為一條「蛇」。蛇罕見的天性使他們在人類宗教中扮演著非常特殊的角色，牠具有善、惡兩面的雙重象徵面貌。「蛇」(snake) 或「巨蛇」(serpent) 的象徵在古代的埃及、迦南、美所不達米亞、希臘和埃及的宗教和文化活動都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蛇」是來自冥界的惡魔力量和混沌，同時，「蛇」也是豐饒、生命和醫治的象徵。³⁸在原初的神話中，海像蛇一樣圍繞著大地，暗示著蛇的敵意。埃及神話中的蛇「阿波費斯」(Apophis) 尤其是如此，是邪惡和傷害的象徵。在二元論的宗教裡，蛇在狹窄的意義上成為魔鬼的動物，在波斯，牠是瑣羅亞斯德教（或稱拜火教）的惡神阿里曼 (Ahriman) 的一隻野獸，傳說阿里曼最強的法力是能夠創造出有劇毒的爬蟲類，尤其以蛇居多。在巴勒斯坦，邪惡的精靈能夠被猜想為一條蛇。³⁹在對蛇的形象如此邪惡的情境中，想當然爾，這條與夏娃對話的蛇最終導致了夏娃和亞當悖逆神，蛇又受到神的咒詛，用肚子行走，終身吃土，豈能對牠作出友善的詮釋呢？

參、 猶太教對那條蛇的詮釋

猶太人認為上帝藉著摩西頒布的律法有七十個面向，可見他們早就探究了經典解釋的豐富性。猶太教對那條蛇的解釋有不同的時代潮流，早期的猶太教將那條蛇指向魔鬼、撒但或死亡天使，但是近代的猶太解釋，多認為那條蛇就是一條真實如字面所言的蛇。

一、 猶太拉比說那條蛇

³⁷ 禰浩榮 (1999), 《聖經中的希伯來人》(香港, 天道書樓), 頁 49。

³⁸ Dennis T. Olson (1996).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Volume: Numbers*. Louisville, NY: John Knox Press, p.136.

³⁹ 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Eds.)(200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V*, pp.568-569. 山本篤監修，鄭銘得譯（出版時間不詳），《西洋神名事典》（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頁 16。

我們從兩位近代猶太教負有盛名的拉比來看猶太教的解釋。拉比薛爾曼(Rabbi Nosson Scherman)說律法書並沒有說明從創造亞當和夏娃，到他們被趕出伊甸園之間相隔多久，但是聖賢的話語(sages)對這些事件給了我們清楚的說明，許多詮釋的作品都意見一致地說那條蛇是如同字面上的一條蛇。他們區分那條蛇所代表的力量：那惡者傾慕(the Evil Inclination)、撒但(Satan)或死亡天使(the Angel of Death)。⁴⁰拉比嘉翁(Rabbi Saadiah Gaon)也拒絕接受把那條蛇和後來看守伊甸園的使者們視為「撒拉弗」，他認為那條蛇不是撒但的存有，而是真實的一條蛇。⁴¹這兩位很有影響力的拉比對那條蛇的解釋，使現代的猶太人傾向於認定那條蛇就是一條真實的蛇，在猶太 JPS 版本的聖經詮釋(The JPS Torah Commentary)，雖然用了很長的段落說明蛇總是神話中的一個被造，擁有神或半神的性質，然而後面的結論仍然認為在伊甸園的那條蛇已經被減少為沒有重要意義、去神話化的模樣(insignificant, demythologized stature)，沒有任何神秘力量。⁴²

以上乃是近代拉比對那條蛇作出的詮釋，然而早期因著兩約之間撒但概念的發展，人們很自然地會把在樂園中引誘夏娃的蛇，連結於與上帝作對的敵對力量，在古老的偽經均有這樣的說法。尤其是注意那條蛇的動機，很明確地使牠和撒但連結，晚期那條蛇被稱為是撒但的「容器」(skeuos)或撒但「裝扮」(enduma)為蛇型。最後，這兩者被視為完全等同，那條蛇就是撒但了。拉比西門(Simon b. Yochai 約公元後 150 年)把那條蛇與「死亡天使」(the angel of death)視為等同，就是指撒但。有些拉比稱那條蛇是「惡者」(the evil one)，也是指撒但。⁴³

只有極少數的早期拉比認為那條蛇並非是寓意或象徵，乃是自然的一條蛇，但是牠非常靠近「鬼怪和魔鬼」(the demonic and demons)，拉比解釋在申命記三十二章十節⁴⁴指出曠野有魔鬼和龍嚎叫。他們引用傳說的神話指出那條蛇是有著七個頭的龍，具有邪惡的靈。每當拉比俯伏祈禱的時候，牠的頭就會掉下一個來。這樣的說法，顯然並不被多數猶太拉比認同，他們覺得這是濫用異教世界的神話。⁴⁵

筆者聯想到美國的聖經學者 Frank Moore Cross 在《迦南神話和希伯來史詩》

⁴⁰ Rabbi Nosson Scherman (2006). *The Chumash*. New York: Mesorah Publications, p.15.

⁴¹ Michael Linetsky (2002). *Rabbi Saadiah Gaon's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Creation*.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Inc., p.147.

⁴² Nahum M. Sarna (1989). *The JPS Torah commentary, Genesis*. Philadelphia, P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p.24.

⁴³ 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Eds.)(200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V*, p.577.

⁴⁴ 申命記三十二 10「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在曠野嚎叫的荒涼中，就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同眼中的瞳人。」

⁴⁵ 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Eds.)(200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V*, pp.578-579.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一書中說到迦南神話的洛旦，他說啓示錄十二章的「獸」、迦南神話的「龍」，和巴比倫神話 *Enuma elis* 的蒂亞馬特 (Tiamat)⁴⁶，牠們都是七個頭。希臘神話的提風 (Typhaon)⁴⁷則有許多頭。⁴⁸

我們繼續看看猶太教的詮釋當中，貼合普羅大眾思考的米德拉示 (Midrash) 如何詮釋那條蛇。

二、米德拉示 (Midrash) 說那條蛇

米德拉示 (מִדְרָשׁ Midrash) 乃是猶太經師拉比對於聖經書寫的注解，乃是按照特殊的方式解釋經文，通常用於講道。以下節錄 Midrash 關於那條蛇的記載：

天上的使者們驚呼：「讓我們設計一個計謀使亞當在他的創造者面前犯罪！」這些使者們中最大的主就是撒瑪爾 (Samael)⁴⁹他飛到地上找到了一個適合擔任此任務的受造物去引誘亞當和夏娃，使他們違反上主的命令。他找到的就是蛇，沒有比蛇更狡猾的了。上主原來計劃使蛇成為所有動物中最崇高的，成為人類的僕人。為了這個目的，上主賦予了蛇兩種特質，牠有說話的能力，而且牠直立行走。撒瑪爾選中了蛇完成他的計謀。他降到地上，騎在那條蛇背上，像騎一隻駱駝。撒瑪爾以他的靈污染那條蛇，此後那條蛇所說的話，都是被撒瑪爾靈感授意的。⁵⁰

.....
上主對那條蛇說：「你被判定了九項咒詛，且將有死亡。」

以下簡譯這九項咒詛的條文和死亡的判決：

(一) 撒瑪爾教唆你行惡，他將從他在天上的位置被逐出。

這項咒詛導致蛇失去了說話的能力。

(二) 你將不再直立行走，你的腳將被砍除。

(三) 你被咒詛，甚過一切與人同處的動物。

(四) 你被咒詛，甚過一切野獸。

你的懷孕期將比牛和一切野獸更久。.....答案是七年。

(五) 每七年你將蛻皮一次，過程極為痛苦。

⁴⁶ 這可能是巴比倫神話的版本之一，蒂亞瑪特本身即是大龍，有七個頭，其他的版本寫蒂亞瑪特造了七個頭的蛇怪。

⁴⁷ 提風 (Typhaon) 是希臘神話中由大地媽媽蓋亞所生的怪獸，有一百個頭的噴火怪獸，後來被宙斯所殺。

⁴⁸ Frank Moore Cross (1998).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19.

⁴⁹ 撒瑪爾 (Samael) 是魔鬼的王，莉莉特 (Lilith) 是牠的配偶，以賽亞書三十四 14 提及莉莉特，和合譯本譯為「怪物」，思高譯本譯為「魑魅」。Louis Jacobs (1995). *The Jewish Relig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18.

⁵⁰ Rabbi Moshe Weissman (1980). *The Midrash Says, Volume 1 The Book of Beraishis*, New York: Benei Yakov Publications, p.44.

- (六) 你必須用肚子滑行。……每一個上主的咒詛，同時也是祝福。
- (七) 所有的食物在你口中都變成塵土的味道，因為你導致所有人類歸於塵土。
- (八) 你的口中將帶有死亡的毒。
- (九) 你將與人類彼此為敵，他將打破你的頭。
- 最後，你將死亡。⁵¹

.....

上主看見亞當和夏娃並不滿意他替他們用無花果樹的葉子縫製的衣服。他仁慈對待他們，為他們製造更合適，穿了很高興的衣服，他用那條蛇蛻下的皮為他們做了外衣。⁵²

從以上的注解，看出來那條蛇原來是直立行走，如同駱駝那麼高，擁有說話的能力，並且不會死亡。牠因著被撒瑪爾選中擔任這個引誘的任務，因此受到上主的咒詛，但是上主的九項咒詛，同時也是祝福。然而，牠從此卻必須死亡。那條蛇在這段注解中仍然是一條真實的蛇，但卻受到魔鬼之王撒瑪爾污染，聽命於他的授意。

從猶太教的解釋，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拉比對這條蛇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釋，愈早期的解釋愈接近神話，筆者認為這就是在那個時期整個社會具有神話思維的處境，使詮釋者自然如此詮釋，而人們也接受這樣的詮釋。

在每一個時代總有一些人不滿足於主流的解釋，他們尋求以神秘的方式解釋經典。我們接著看猶太神秘主義怎麼說。

三、猶太神秘主義說那條蛇

第二聖殿時期法利賽團體中已經開始傳授一種秘密學說。創世記創造的故事和以西結書上帝戰車王座的異象是討論者和解釋者最喜歡選擇的題目。最早的猶太神秘主義是默卡巴 (Merkabah)⁵³ 神秘主義，其本質不是沉入對上帝真實本性的冥想，而是感知王座上上帝的顯現，認識天上王座的奧秘。猶太神秘主義者的王座世界就是希臘化和基督教早期神秘主義者—諾斯底教派和赫爾默斯 (Hermes) 派的「普累若麻」(Pleroma)，即「完滿」、光明的神性領域及其潛能，大天使和統領天使。⁵⁴

⁵¹ Ibid., pp.53-54.

⁵² Ibid., p.54.

⁵³ 「默卡巴」乃是希伯來文「車」מֶרְכָבָה 的音譯，在以賽亞書六十六 15 用為神的戰車，出埃及記十四和十五章中指埃及王的戰車，也是先知神視中的車 (撒迦利亞書六 1-3)。

⁵⁴ 索倫 (G. G. Scholem) 著，涂笑非譯 (2000)，《猶太教神秘主義主流》(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

近代德國學者溫瑞（Friedrich Weinreb）數十年研究古老的猶太神秘知識，尤其以他統計學專業的背景鑽研希伯來文字母所代表的數目，在字和字之間產生的奇妙關聯。關於這段神話記載，他所做的數目解析如下：

「蛇」希伯來文字母 נחש 從右到左分別是數字 300-78-150 合計 358

撒瑪爾騎著蛇如同騎著駱駝

「撒瑪爾」 סמאל 從右到左分別是數字 30-1-40-60 合計 131

「駱駝」 גמל 從右到左分別是數字 30-40-3 合計 73

但以「大」的駱駝計算，即每個駱駝的字母計算整個字母的名稱，這樣「大駱駝」的數字就成了 גמל (3+40+30) + גמ (40+40) + למד (30+40+4) 合計 227

「撒瑪爾」和「大駱駝」的合計 131+227=358 就與「蛇」的數目 358 一樣。⁵⁵

此外，書中也提及「撒瑪爾」 סמאל 若以發音相同的 ש 取代 ס 就成了「左方」 שמאל 在猶太文化乃指邪惡的一方。「駱駝」 גמל 這個字的寫法也是希伯來文第三個字母 Gimel，因此「撒瑪爾」成爲了第三者，駱駝背負兩個駝峰，撒瑪爾成爲第三個，邪惡的第三者。⁵⁶此外，「蛇」的數字 358 也與「撒但」 שטן 從右到左分別是數字 50-9-300 合計 359 緊鄰。⁵⁷

這樣看來，早期的猶太神秘思想對於那條蛇的想法應該是與《米德拉示》相同的，那條蛇像一隻駱駝那麼高大，魔鬼之王撒瑪爾騎在牠身上。撒瑪爾騎在那條蛇身上，如駱駝的第三個駝峰，邪惡的第三者。那條蛇也與撒但鄰近。奇妙的是，「蛇」與「彌賽亞」（或譯默西亞） משיח 從右到左分別是數字 8-10-300-40 合計 358 完全相同。看來，蛇不僅是導致人犯罪的，也是個拯救者。

這種以數目解析的方式，非常具有趣味性，往往使人對詮釋者的想像和計算功力嘆爲觀止。在數目和文字之間的轉換成爲許多猶太人至今仍然樂衷的遊戲，見到任何數目均轉換成希伯來文字，看看有何涵義，如車牌號碼、餐桌桌號；或是把希伯來文字轉換爲數目，看看與其他文字有無相同總數，藉此達成自己想表達的重視或輕看。筆者對神秘主義沒有研究，只覺得有些吻合很「神秘」。

在猶太學者當中，與耶穌同時代的斐羅（Philo）是解經的特殊人物，採用截然不同的寓意（allegory）解經，接下去我們就來看看他對那條蛇怎麼說。

版社），頁 41,43。

⁵⁵ Friedrich Weinreb (1978). *Der Göttliche Bauplan der Welt*. Bern, Germany: Origo Verlag, p.145.

⁵⁶ Ibid., p.144.

⁵⁷ Ibid., p.223.

四、斐羅說那條蛇

斐羅（Philo, ca. 20BCE - 50CE）是亞歷山大的一位政治家和哲學家，乃是希臘化時期最多產的作者。雖然承襲於猶太拉比賢士如西列爾（Hillel）、夏麥（Shammai）和迦瑪列（Gamaliel）以及耶穌和保羅，斐羅的著作明顯地脫離了拉比和基督宗教任何人和事件的影響。斐羅揉合了猶太教和希臘哲學，採用寓意法解經（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使猶太律法與斯多亞、畢達哥拉斯，尤其是和柏拉圖的思想吻合一致。⁵⁸

斐羅的著作《論創世記－寓意的解釋》認為亞當如同「理智」，夏娃如同「感覺」。理智和肉體的感覺這兩樣東西已經產生了。它們被造以後處在赤裸狀態，必須要有第三個存在物，亦即「快樂」，使它們能一起去認知精神的對象和肉體感覺的對象。理智和感覺兩者必須一起去認知它們周圍的對象。能把它們連在一起的那個第三者，除了在快樂的統治和支配下的愛欲又能是誰呢？先知給它一個象徵性的名字－蛇。「蛇」乃是象徵「快樂」，斐羅舉出把快樂比作蛇的原因：快樂的運作就像蛇一樣曲折，變化多端。它以五種方式開始它的滑動過程，因為快樂是由視、聽、嚐、嗅和觸引起；但那些與性交相連的快樂程度最為激烈，因為這是人的本能所擁有的生殖方式。⁵⁹

斐羅的解經完全且徹底地脫離了文本作者當時的世界，也不理會文本被寫的目的，換句話說，斐羅並不嘗試去理解文本，乃是用文本與希臘的哲學對話，以文本述說他的哲學觀念。斐羅的解經顯示經典詮釋極為自由的一個面向，也呼應了高達美對「應用」（Anwendung）在詮釋學上的重要性。筆者以為這樣的詮釋雖然能夠達到詮釋者對當代的需求，然而卻把詮釋帶入一個沒有規範的領域。

肆、諾斯底教派對那條蛇的詮釋

對於猶太教和基督宗教，諾斯底教派的觀念都是不容忽略的，直到今日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人以諾斯底的思想解讀基督的死亡和復活，不接受復活是個歷史的真實事件。諾斯底教派勃興於第二、三世紀，「諾斯底」之名語出希臘文名詞「知識」（*gnosis*），諾斯底主義或諾斯底宗教現象（Gnosticism）意指欲藉由此一知識，

⁵⁸ 溫司卡（Sze-kar Wan）（2005. 9. 28）受邀於政治大學「研究方法與實習指導」課程講解「文獻分析」寫作方法的授課內容。

⁵⁹ 斐羅（Philo）著，王曉明、戴偉清譯（1998），《論〈創世記〉－寓意的解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頁 127。

促使靈魂歸返宇宙本源，完成救贖的一種信仰系統。這種知識主要在於體悟人因未識己身具有一「神聖靈光」(divine spark)，因此陷入生死命定的物質世界，只要自此愚夢中醒悟，復甦不昧之靈，終必超脫形器之侷限，直返靈魂原本之永恆歸宿。⁶⁰

諾斯底教派的成分複雜，不容易就起源作簡單歸類，華人學者蔡彥仁在他的著作《天啓與救贖》說到最近許多學者按照 1945 年出土的《拿格哈瑪的經卷》(Nag Hammadi Codices)，以及其他的諾斯底著作爲根據，較爲肯定地指出此一上古晚期的宗教思潮雖然在公元第二、三世紀出現於基督教團體，其發源應起於猶太教的智慧與天啓末世傳統。⁶¹由本文繼續對龍和蛇的探索，可以看出如此對諾斯底來源的考據是很有道理的。

一、諾斯底教派的惡蛇

在諾斯底教派的觀念中，蛇具有多種不同的角色，有善也有惡，但主要是邪惡的象徵。在《腓力行傳》(Acts of Philip)提及小亞細亞對厄客德娜(Echidna)⁶²的崇拜，但是在那個地方，「龍」同時也是撒但顯現的模樣，在其他的章節中把其他的受造物和「龍」放在一起。在《多馬行傳》(Acts of Thomas)說「龍」是夏娃的引誘者，該隱(Cain 或譯加音)、法老(Pharaoh)、希律(Herod 或譯黑落德)、該亞法(Caiaphas 或譯蓋法)這些人都與海洋之外的「龍」有關，這龍的尾巴在他的口中，這龍也是 Demiurge。⁶³《多馬行傳》也提及「蛇」(ofis)是魔鬼的一個名字。在《珍珠頌》(Pearl Song 或 The Hymn of the Pearl)中言「龍」是把人拖踹下來的，這龍是與魔鬼連結，還有曼達的作品(Mandaean writings)和《所羅門的詩篇》(Odes of Solomon)二十二篇五節說到這龍有七個頭。⁶⁴從這些文獻綜合看來，在諾斯底的思想中「蛇」和「龍」區分不明確，並且這個動物與其他的受造物都是被造地位等同的，牠也是引誘夏娃的惡者，且與末日時代的魔鬼連結。

塞特諾斯底教派(Sethian Sect)相信宇宙之源起於「太一」(Monad)，「太一」具有創生的質性，由他「散發」(emanating)連串的宇宙天界，先是三層天，每一

⁶⁰ 蔡彥仁(2001)，《天啓與救贖》(新北市：立緒文化，2001)，pp.280-281。

⁶¹ 蔡彥仁(2001)，《天啓與救贖》，頁 290。

⁶² 厄客德娜(Echidna)是個凶殘的神女，她既不像會死的人類，也不像不死的神靈，半是自然神女—目光炯炯，臉蛋漂亮，半是蟒蛇—龐大可怕，皮膚上斑斑點點。赫西俄德(Hesiod)著，張竹明、蔣平譯(1999)，《神譜》(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51。

⁶³ Demiurge 在諾斯底教派是個創造者，demi 是來自希臘文「半」，urge 則由希臘文「工作者」ergos 而來，後來斐羅(Philo)視 Demiurge 爲智慧，把他的位置放在耶和華和被創造的世界之間。溫司卡(Sze-kar Wan)(2005.9. - 2006.1.) 受邀於政治大學開「早期基督教文獻」課程，授課內容。

⁶⁴ 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Eds.)(200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V, pp.581-582.

層天之下執掌三個小次天，共有十二實體之天。位居第十二層天的蘇菲亞，神性不足，因慾望與愚昧之故，在未經「太一」聖靈的同意下，自生一獅面「蛇身」的怪物，名為「亞它伯」(Yaltabaoth)。此怪物因此具有其母之原性本質，一方面能力無窮，另一方面卻也以多慾於愚蠢著稱，故又名「撒克拉」(Sakla，意即愚蠢)，或「撒瑪爾」(Samael，意為瞎眼之神)。「亞它伯」一出生即被棄於宇宙實體之外，因此未識光源真體。因驕傲、嫉妒與愚蠢之故，自視為獨一神，為一「統治者」(archon，意為領袖、支配者)，並且著手創造類似自己，暗昧無光的十二位統治者，以其中七位掌管宇宙實體之外，有形質之多層天空(firmaments)，另五位則負責幽冥的深淵(abyss)。⁶⁵

「亞它伯」與其他物質世界的「統治者」，包括三百六十五位天使，以天父水中之影像為實體，據此創造了第一位人類亞當。眾統治者各依所能，分別造出亞當的臟腑，拼湊成一人形，之後再賦予亞當各種性情。⁶⁶由前文所述，「亞它伯」自視為獨一神，因此他創造亞當所憑藉的影像，應是他自己按照他在水中的倒影造成亞當。這樣說來，亞當乃是一個「獅面蛇身」的「蛇人」，而從亞當所造出來的陰性個體夏娃，也是這樣的「蛇人」。在布克哈特(Titus Burckhardt)所著的《東方藝術和象徵的根據》(Foundations of Oriental Art and Symbolism)這本書中有整章探討〈原初的蛇和龍之象徵〉(The Primordial Symbol of the Serpent and Dragon)，以蛇或龍當作宇宙力量的形象被發現遍及全世界。文中穿插了一張印度蛇神的圖片，顯示出一個具有人的上半身，和蛇的下半身的(naga)蛇精靈(snake spirit)雕刻。⁶⁷由這些研究可以看出來早期猶太教的解釋以及諾斯底文獻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全無根據。

美國的業餘研究者鮑勒(Rene Andrew Boulay)在他的著作《飛蛇與龍》(Flying Serpents and Dragons)言及龍與中華文化淵源極深。女媧的身體有部分為龍，部分是蛇。中國上古柳毅傳說，人類取得不朽之身，化身飛龍。龍和蛇兩者均位列十二生肖。⁶⁸華人稱自己是「龍的傳人」，乃是與遠古的眾多神話有微妙的相同點。這部分非常有趣，但已經超過了本文探討的範圍，在此打住。接著，我們要看諾斯底教派的經典如何描述創世記第三章的故事。

二、諾斯底教派說那條蛇

⁶⁵ 出自 Apocalypse of John，參蔡彥仁(2001)，《天啓與救贖》，頁293。

⁶⁶ 出自 Apocalypse of John，參蔡彥仁(2001)，《天啓與救贖》，頁294。

⁶⁷ Titus Burckhardt (2009). *Foundations of Oriental Art and Symbolism*. Bloomington, IN: World Wisdom, Inc., p.116.

⁶⁸ 鮑勒(Rene Andrew Boulay)著，劉仲敬譯(2010)，《飛蛇與龍》(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頁35-36。

諾斯底教派的經典《亞伯拉罕啓示錄》(Apocalypse of Abraham)推測於公元後初期成書於巴勒斯坦，但被冠上較早的寫作年代。關於年代最早可信賴的外在證明是被收錄於第二世紀革利免的《再認知》(Clementine Recognitiones 32-33)。這個收錄以及語言的特點顯示《亞伯拉罕啓示錄》乃是不容懷疑的猶太原稿。⁶⁹

《亞伯拉罕啓示錄》第二十三章一至十三節記載了人的墮落，以下節錄部分有關的經文：

23:4 我看著那幅圖畫，我的眼睛跑到了伊甸園的一邊。

23:5 我看見一個在高度極為高大的男人，在寬度也恐怖的寬。在外觀上無可比較的。他與一個女人纏繞，那個女人在外觀上和尺寸上都與他一樣。

23:6 他們站在伊甸園的一棵樹底下，這棵樹的果實像是一串葡萄的模樣。

23:7 在這棵樹的後面，正站著一條形狀是蛇的，但是有手、有腳，像一個人，在他的肩膀上還有翅膀：六個在右邊，六個在左邊。

23:8 在他的手中，他正握住這棵樹的葡萄，並且餵食那兩個我看見互相纏繞在一起的。

23:9 我說：「誰是這兩個互相纏繞在一起的，誰是在他們中間的，什麼是他們正在吃的果子，全能永恆者？」

23:10 他說：「這是人的思考(或譯理解、謀略)，這是亞當，這是他們想要的，這是夏娃。」

23:11 站在他們中間的是那不虔敬者(Impiety)，⁷⁰為了毀滅他們而追補他們的阿撒瀉勒(Azazel或譯阿匝則耳)他自己。⁷¹

閱讀這段記載，讓人對伊甸園的一幕有震驚的感覺。當時的人具有特別高大的身型，且他們纏繞在一起，「纏繞」這個用詞感覺他們如同「蛇」一樣。而那條蛇，竟然有手，有腳，像一個人，還有六對翅膀。六對翅膀的蛇，令筆者聯想到以賽亞書第六章用火炭潔淨先知的嘴唇，那位有六個翅膀的天使撒拉弗(saraf)。這使人想像早期神話中的天使，可能有不少具有飛蛇的形象。最後，永恆全能者向亞伯拉罕解釋那條蛇乃是惡者「阿撒瀉勒」。

利未記十六章記載古代以色列民在贖罪日要從會眾中拿兩隻公山羊，一隻歸

⁶⁹ Alexander Kulik (2004). *Retroverting Slavonic Pseudepigrapha - Toward the Original of the Apocalypse of Abraham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pp.2-3.

⁷⁰ 根據《以諾書》的記載，那不虔敬者(Impiety)和阿撒瀉勒(Azazel)是兩位墮落的使者，阿撒瀉勒教導人製造武器和裝扮的手藝，改變了世界。那不虔敬者加入了多重的淫亂，使他們違反，敗壞他們的生活方式。Elizabeth Clare Prophet (2000). *Fallen Angels and the Origins of Evil*. Corwin Springs, MT: Summit University Press, p.107.

⁷¹ Alexander Kulik (2004). *Retroverting Slavonic Pseudepigrapha - Toward the Original of the Apocalypse of Abraham*, p.27.

予神，另一隻羊放逐到「阿撒瀉勒」。「阿撒瀉勒」是個解經上的難題，根據猶太密須那（Mishna, *Yoma* 6:2-6）⁷²那隻羊被帶到一個叫「阿撒瀉勒」的磐石宰殺，但是在中世紀的 Ibn Ezra 和 Nahmanides 則認為「阿撒瀉勒」是與魔鬼崇拜有關。在古代的傳說，「阿撒瀉勒」是創世記六章一至四節中一個墮落的天使。⁷³從以上的敘述，得知在猶太經典《亞伯拉罕啓示錄》認定那條蛇乃是一個墮落的天使，也與魔鬼有關。

諾斯底教派對蛇，以及對與夏娃對話那條蛇的詮釋看來也超乎我們能夠理解的範圍，想像那個遙遠的神秘世界，不可思議的蛇人，飛蛇形象的天使，和那條有手、有腳、站立說話的蛇。雖然如此，諾斯底派超越時空的描述也影響了新約時期的作品，如啓示錄的神視。筆者感覺自己與文本及詮釋者的處境相隔實在太遠了。

伍、 基督宗教對那條蛇的詮釋

基督宗教對聖經中蛇與夏娃對話的記載通常並不視為神話。那條蛇的角色雖然非常重要，但是在故事中還是屬於次要的，牠是一隻動物，儘管牠與人類為敵，對人造成傷害，牠終究還是一隻動物。在解釋方面，著重於作者借用蛇的狡猾形象，描述一個引誘者的技巧，並且從經文的描述，得知那個引誘者知道人類所不知道的知識，企圖把人類帶入眼睛被打開的明亮中，分裂創造者和被造者之間的關係，剝奪人類得以永生不死的珍貴禮物。所有這些描述，都使那條蛇超越了一條僅僅是通常的蛇所擁有的特質。⁷⁴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在傳統基督宗教詮釋者眼中，蛇的角色，重點不是牠是「蛇」，而是牠被認定是「引誘者」。引誘乃是魔鬼的伎倆，耶穌開始傳道事奉時，魔鬼企圖引誘耶穌俯伏拜牠。⁷⁵雖然如此，科勒（L. Köhler）認為那條蛇並不同於魔鬼或上帝的敵對者，把那條蛇解釋為「撒但」（Satan）扮演上帝的敵對者是屬於比較晚期的演變。⁷⁶

探討基督宗教的解釋，首先，我們來看看在新約聖經中蛇的形象如何。

⁷² 密須那（Mishna）希伯來文「重覆」之意，乃是摩西十誡不能解決的事情，拉比記錄了許多判例，並作有條理的彙整。到了二世紀左右，拉比亞契巴·班·約瑟夫將過去多達 150 位學者接力傳承下來的內容完整地搜集彙整成冊，共有六卷六十三篇。

⁷³ Louis Jacobs (1995). *The Jewish Religion*, p.40.

⁷⁴ 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Eds.)(200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V*, p.573.

⁷⁵ 馬太福音四 1-11。

⁷⁶ 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Eds.)(200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V*, p.574.

一、新約聖經說蛇

基督宗教對舊約聖經的詮釋，無疑地受到新約聖經強烈的影響。在馬太福音，耶穌責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說他們是「蛇類，毒蛇的種類」。⁷⁷馬可福音未被證實的結尾說到「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的舌語，手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⁷⁸路加福音耶穌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複數）和蠍子。」⁷⁹可以看出來撒但的權勢從天上墜落，與蛇有關聯，但是並不表示撒但就是蛇，或蛇是半個魔鬼（half-demonic）。啓示錄記載當第六個使者吹號，就有四個殺人的使者被釋放，有馬和騎馬的，那些馬的能力是在口裡和尾巴上。因這尾巴像蛇（複數）。比較第五個使者吹號，有蝗蟲從煙中出來，有能力好像地上蠍子的能力，但不能害死人，只讓人受痛苦。蠍子和蛇均顯出敵對於上帝的力量，但是牠們並沒有致人於死。⁸⁰從馬太福音⁸¹和路加福音⁸²的比喻中，言及要人向天父祈求，天父就會把好東西給祂的兒女，用蛇和魚描述兩個東西的近似。這些對蛇的觀念均很有可能連結於創世記第三章的那條蛇。⁸³

從以上的經文，可以看出來在新約聖經中對於「蛇」的觀感，是惡多善少的。儘管「善」的層面很少，馬太福音耶穌要人「靈巧像蛇」⁸⁴，甚至在約翰福音，耶穌以摩西舉蛇自諭人子也將被舉起來，也暗示了他如同被舉起的「銅蛇」。⁸⁵這些經文透露了有關「蛇」的另一些善的形象，是與智慧、醫治和永生相關的。

有關蛇與夏娃的對話，使徒保羅明顯地引用了。接著，我們看保羅如何詮釋這個記載以說明他的神學理念。

二、使徒保羅說那條蛇

新約聖經影響最大的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中，勉勵教會要像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他引用了創世記第三章的故事：

⁷⁷ 馬太福音三十二 33。

⁷⁸ 馬可福音十六 17-18。

⁷⁹ 路加福音十 18-19。

⁸⁰ 啓示錄九 3-5, 13-19。

⁸¹ 馬太福音七 10「求魚，反給他蛇呢？」

⁸² 路加福音十一 11「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

⁸³ 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Eds.)(200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V*, pp.579-580.

⁸⁴ 馬太福音十 16。

⁸⁵ 約翰福音三 14、民數記二十一 9。

我只怕你們的思想被敗壞，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純一貞潔，就像蛇用詭詐誘惑了夏娃一樣。⁸⁶

這裡提及的「貞潔」，暗示了夏娃的不貞，華裔美國學者溫司卡在哥林多後書的注釋中引用佛尼旭（Victor P. Furnish）的說法指出保羅如此比喻，顯示猶太傳統可能認為夏娃的墮落乃是「性的錯置」（sexual perversion）。⁸⁷以林後十一章的上下文看來，保羅以婚姻關係比喻基督和教會的關係，教會如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猶如婚姻中的女人以貞潔獻給丈夫。但若教會的思想被敗壞，就失去對基督所存的純一貞潔。筆者猜測夏娃的「性錯置」，從整段經文看來，意味著夏娃對那條蛇產生不當的思想，致使她陷入無法挽回的迷惑。從本文對諾斯底教派創造人類的說法，第一個人類亞當和他的妻子乃是個「獅臉蛇身」的人，若果如是，就可以說明夏娃具有「蛇身」，她與那條「蛇」身體近似，他們能夠對話，並產生傾慕（inclination）的感情。這種說法，叛離了傳統基督宗教的解釋，但是這段經文著實令維護傳統的詮釋者傷腦筋。

基督宗教傳統的解經，與夏娃對話的蛇乃是魔鬼取了蛇身，有關這樣的解釋，最有力的根據就是啓示錄，我們現在來看啓示錄的說法。

三、啓示錄說那條蛇

在整個新約聖經中，啓示錄說到「遠古的蛇」，通常這條古蛇被認定就是指創世記第三章的蛇，啓示錄認為那蛇就是魔鬼撒但：

那大龍被丟下，就是那遠古的蛇，被稱為魔鬼和撒但，是引誘所有居住之地的。他被丟進這地，他的使者們與他一同被丟。⁸⁸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⁸⁹

通常學者認為這樣直截的指涉，很少出現於猶太拉比的注解，而是新約聖經之後的想法。⁹⁰從本文的探究得知啓示錄中沒有清楚區分「蛇」和「龍」，顯然是由於「蛇」和「龍」這些從古流傳下來的神話動物，原來就無法明確指明牠們是「蛇」還是「龍」。這些神話動物存在於遠古時代，牠們與引誘夏娃的那條蛇有所

⁸⁶ 哥林多後書十一 3。

⁸⁷ Sze-kar Wan (溫司卡) (2000). *Power in Weakness*, Harrisburg, P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p.139.

⁸⁸ 啓示錄十二 9。

⁸⁹ 啓示錄二十 2。

⁹⁰ Gerhard Kittel and Gerhard Friedrich (Eds.) (200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V*, p.580.

關聯，早就有跡可尋。

四、近代的研究說那條蛇

我們從這段經文在歷史的詮釋脈絡中，現在走到近代的詮釋。我們來看看在基督宗教具有權威性的兩本注釋：《聖經字義注釋》（Word Biblical Commentary）和《錨聖經》（The Anchor Bible）如何解釋那條蛇。筆者並引華人學者鄭炳釗、英國學者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和美國學者查爾斯華茲（James H. Charlesworth）對那條蛇的說法，讓我們看看那條蛇的新面貌。

《聖經字義注釋》說到早期的猶太教和基督宗教對那條蛇的解釋都指向撒但，或魔鬼（the devil），然而在早期的舊約聖經並沒有任何軌跡，顯示有一個人格化的魔鬼，現代學者質疑這樣的解釋是我們敘述者的觀點（the view of our narrator）。蛇經常被視為迦南神話中豐饒崇拜的象徵，那麼創世記第三章是描述以色列要服從雅威或巴力（Baal）嗎？韋斯特曼（Westermann）認為若那條蛇被認為是真實信仰的首要敵對者，就很難與第三章第一節言那條蛇與田野的活物都是上帝所造的經文吻合，況且蛇在古代東方具有生命、智慧和災難的象徵。這些蛇的形象連結於這段經文都使那條蛇的出現令人疑惑。作者引用了《吉爾迦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中蛇偷吃長生不死的植物，利未記十一章⁹¹和申命記十四章⁹²言蛇的不潔淨，以及舊約聖經中所有動物象徵中，蛇乃是明顯與神敵對的象徵。作者雖然沒有對那條蛇作出結論，然而卻暗示了牠與神為敵的角色。⁹³

《錨聖經》的注釋沒有對那條蛇作出解釋，但指出整個敘述都被改變成人的術語，蛇具有人天賦的能力，連上帝也有擬人化的形象。作者言及「知道」善和惡的這個動詞乃是指「因經驗而認知」，以身體的觀點看，這裡暗示指向性的神秘，這使食用禁果的亞當和夏娃意識到自己的赤裸，後來上帝還為他們製造遮身之物，顯示禁果的影響不僅是精神層面，還有身體層面。作者引《吉爾迦美什史詩》之中雷同的記載，恩基度（Enkidu）被娼妓所引誘，但是他擁有智慧和廣博的理解，這個引誘者告訴他「你是聰明的，恩基度，你像一個神。」且她為他製造了衣服，標示他新的形體。⁹⁴這樣的解釋使筆者聯想到保羅的觀念，那條蛇的引誘是有著「性」誘惑的，使夏娃在身體和精神雙重慾望的驅使下，失去了克制的力量。

華人學者鄭炳釗所著的創世記註釋中提出學者對那條蛇的五種不同的解釋，

⁹¹ 利未記十一 29, 41-42。

⁹² 申命記十四 19。

⁹³ Gordon J. Wenham (1987).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Volume 1, Genesis 1-15*, Waco, TX: Word Books, Publisher, pp.72-73.

⁹⁴ E. A. Speiser (none). *The Anchor Bible, Genesi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pp.25-26.

其中只有一種認為蛇和撒但無關，僅是一個動物；另外四種解釋包括撒但「取」蛇的形象、撒但「附」在蛇身上、蛇是撒但的「工具」或蛇是撒但的「表象」。作者同意第五種說法，認為蛇是撒但的表象，當時的讀者讀到本節，都了解誘惑夏娃的是撒但。蛇就像寓言中的一位主角。彼得把撒但比喻為「獅子」⁹⁵，創世記的作者則把試探者描繪為「蛇」。⁹⁶ 鄭炳釗的解釋看來受到傳統基督宗教詮釋的影響。

英國著名的學者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認為蛇一開始就跟伊甸園中的女人夏娃對話，可清楚看出蛇和人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們倆一見如故、一拍即合。將「蛇」視為「人性的一環」亦無不可：「反叛的因子」早已潛在造物主賦予亞當和夏娃的自由意志中，我們可以在對話過程中看到夏娃具有和神一樣的創造能力。夏娃回答蛇說那棵樹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夏娃修改了神的命令乍看之下似乎無關宏旨，實則意義深遠。古時的文學傳播往往倚賴口耳相傳，遇上長篇大論通常是逐字逐句複誦；在此夏娃就跟蛇和她的配偶一樣，開始逐漸背離神，進而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說詞。⁹⁷ 阿姆斯壯的解釋顯示以現代心理學的概念解釋聖經，而不去追究文本背後的情境，這種詮釋方式有如斐羅，將文本應用於另一套理論架構。我們可以察覺，阿姆斯壯以「反叛的因子」取代了魔鬼，她顯然也不認同將這段記載視為歷史事件。

談及對於「蛇」的研究，美國學者查爾斯華茲（James H. Charlesworth）以他的巨著《善和惡的蛇》（*The Good and Evil Serpent*）無疑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指出把創世記第三章視為「人的墮落」，今天在談論創造、進化和生態的議題時，上帝的咒詛就浮現出來。詮釋者將重點放在人類最大的夢想和畏懼、樂園、和處罰，把那條蛇等同於撒但的預設立場是錯誤的。包括佛洛伊德和榮格學派的心理學者（Freudian and Jungian psychologists）對蛇的負面說法都是錯誤的。他認為在基督宗教，以及經常在猶太教徒，對於創世記第三章有十個錯誤的解讀，他對此嚴厲反駁並解釋。⁹⁸

查爾斯華茲提出的詮釋錯誤涵蓋了基督宗教傳統視為「正統」的解釋，以及某些傳統解釋沒有言及的議題。這十個錯誤如下：

（一）那條蛇就是惡者撒但。（二）那條蛇說謊。（三）那條蛇是誘惑者（trickster）。（四）單單那條蛇必須為所有這世界的邪惡負責。（五）那條蛇不是上帝所創造的。（六）那條蛇是醜陋的、看來可怕的動物。（七）那條蛇是公的。（八）

⁹⁵ 彼得前書五 8。

⁹⁶ 鄭炳釗著（1997），《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頁 276-277。

⁹⁷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著，王瓊淑譯，《萬物初始—重回創世記》（台北市：究竟出版社，2003），頁 48。

⁹⁸ James H. Charlesworth (2010). *The Good and Evil Serpen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276-277.

那條蛇是獸性的。(九) 那條蛇敗壞夏娃之前，伊甸園是和平的。(十) 那條蛇必須要為罪惡進入受造物和死亡的出現負責。⁹⁹

這十個錯誤中，對傳統解釋最大的挑戰就是不把蛇視為惡者撒但，牠沒有說謊，也不是誘惑者。因此，那條蛇不是世界邪惡的罪魁禍首，也無須為罪惡和死亡的出現負責任。查爾斯華茲認為基督宗教的神學以及從古以來對伊甸園的解釋都是錯誤的，他認為不能把對蛇的大量象徵理解放在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比所有其他的聖經故事更著重於「起源的關懷」(etiological concerns)，為了解釋一些起源的問題，如為何女人和男人相對於其他動物為何那麼相像、男人為何要離開父母而依附於妻子等。那條蛇只是臨時偶然出現，牠對那女人提出一個問題，她並沒有「引誘」那女人，牠的形象被雅威的信仰者不當地描述 (miscast)，如同這個故事也不當地描述了上帝，如上帝使女人痛苦生育，使男人辛苦勞動等。¹⁰⁰

顯然地，阿姆斯特壯和查爾斯華茲已經從新約對舊約的詮釋跳脫出來，也不屈從於歷史詮釋的脈絡，充分展現了二十一世紀尊重多元文化、跨學科和獨立思考的模式。走筆至此，不得不驚嘆經典詮釋的多樣化，按照查爾斯華茲的詮釋，教會傳統以來對這段經文傳統的解釋都被顛覆了。

陸、 結論

從舊約聖經蛇與夏娃對話的記載，本文探討這段經文使用的「蛇」nachash 這個希伯來文，並探討舊約聖經裡面與神話有關的「蛇」字—saraf, tanin 和 livyatan，顯示古代神話中的魚、蛇、龍、海怪是非常近似的。

近代拉比以及 JPS 版本的聖經詮釋均認為那條蛇是一條真實的蛇。然而，早期猶太教的詮釋把那條蛇稱為是撒但的容器或撒但裝扮為蛇型。拉比西門把那條蛇與死亡天使視為等同，就是指撒但。有些拉比稱那條蛇是「惡者」，也是指撒但。《米德拉示》說那條蛇原來是直立行走，如同駱駝那麼高，擁有說話的能力，並且不會死亡，因著被魔鬼之王撒瑪爾選中擔任這個引誘的任務，那條蛇是一條真實的蛇，但卻受到魔鬼之王撒瑪爾污染，聽命於他。早期的猶太神秘思想以希伯來文字母的數字詮釋，對於那條蛇的想法與《米德拉示》相同，撒瑪爾騎在那條蛇身上，如駱駝的第三個駝峰，邪惡的第三者，那條蛇也與撒但鄰近。斐羅認為亞當如同理智，夏娃如同感覺，蛇則象徵「快樂」。

諾斯底教派的理論中，第十二層天的蘇菲亞，違反「太一」，生下獅面「蛇身」

⁹⁹ Ibid., pp.278-279.

¹⁰⁰ Ibid., pp.322-323.

的「亞它伯」，「亞它伯」自視為獨一神，按照他在水中的倒影造成亞當，亞當和夏娃乃是「獅面蛇身」的「蛇人」。《亞伯拉罕啓示錄》記載亞當特別高大，與夏娃他們纏繞在一起，而那條蛇，竟然有手，有腳，像一個人，還有六對翅膀。永恆全能者向亞伯拉罕解釋那條蛇乃是惡者「阿撒瀉勒」，與魔鬼崇拜有關，或為一個墮落的天使。

基督宗教的詮釋，首先探討新約聖經蛇的形象。使徒保羅提及的「貞潔」，暗示了夏娃的不貞，顯示夏娃的墮落乃是「性的錯置」。啓示錄直接把引誘夏娃的蛇，指向末日出現的魔鬼撒但。近代學者詮釋方面，《聖經字義注釋》說到早期的猶太教和基督宗教對那條蛇的解釋都指向撒但，或魔鬼，作者雖然質疑這種說法，卻仍然暗示了牠與神為敵的角色。華人學者鄭炳釗認為「蛇」是撒但的表象。阿姆斯特壯認為蛇為人性「反叛的因子」。查爾斯華茲對以往基督宗教和若干猶太教的詮釋提出反駁，認為那條蛇不是撒但，牠沒有說謊，牠也沒有引誘夏娃。

本文藉著那條與夏娃對話的蛇，說明經典詮釋在歷史過程中的多樣性。所有在歷史、在不同宗教團體和個人的詮釋，形成了高達美所說的「歷史視域」。每個在前的詮釋都影響著在後的詮釋，基督宗教和諾斯底派的詮釋都受到猶太詮釋的影響，在同時期發展的諾斯底派和基督宗教也相互影響。高達美認為，如果沒有過去，「現在視域」(der Horizont der Gegenwart)就根本不能形成。歷史視域的思考活動只是理解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並不會使自己固定在過去的意識中，而會接收自己現在的理解視域。在理解過程中產生一種真正的「視域融合」

(Horizontverschmelzung)，這種視域融合隨著歷史視域的思考同時完成了這視域的捨棄。他把這種受控制的融合過程視為「效應歷史意識」(Wirkungsgeschichtlichen Bewusstseins)的清醒(Wachheit)。¹⁰¹

從高達美的概念筆者認為，我們唯有看見別人的視域，才不會有如井底之蛙，沒有足夠的距離觀看，過分高估了近距離產生的解釋。反之，具有歷史視域的人不會只有停留在這個最靠近的侷限，而能夠越過限制向外觀看，這樣，我們才能按照近和遠、大和小，正確評估這個視域內的一切事物的意義。¹⁰²新約聖經對於舊約聖經的解釋，乃是透過了一個「耶穌基督」的透視鏡去詮釋整個舊約，耶穌本人也把自己放在舊約中詮釋。¹⁰³這種詮釋長久以來被基督宗教視為唯一「正確」的解釋，觀照歷史中的各種詮釋，讓我們明白詮釋可以是多樣化的，沒有所謂的「絕對正確」。尊重其他宗教團體的解釋，不把異於我們的解釋判為「異端」，是一個現代宗教信仰者應有的器度。筆者相信，在近代的思潮下，那條蛇必然還會

¹⁰¹ Hans-Georg Gadamer (1990). *Wahrheit und Methode, Band 1*, p.312.

¹⁰² *Ibid.*, pp.307-308.

¹⁰³ 路加福音二十四 44。

以新的面貌出現！

參考資料

一、聖經

《新舊約全書》，台北市：聖經公會，1973。

《聖經》，台北市：思高聖經學會，1968。

英文聖經 *The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4.

希伯來文聖經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Stuttgart, Germany: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86.

希伯來文聖經彙編 *The New Englishman's Hebrew Concordance*.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84.

希臘文聖經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Stuttgart, Germany: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83.

二、中文論著

山本篤監修著，鄭銘得譯（出版時間不詳），《西洋神名事典》，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

牟鍾鑒、張踐著（1997），《中國宗教通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著，王瓊淑譯（2003），《萬物初始—重回創世記》，台北市：究竟出版社。

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2007），《詮釋學 I: 真理與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斐羅（Philo）著，王曉明、戴偉清譯（1998），《論創世記—寓意的解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黃懷秋著（2008），〈經典·詮釋：有關基督宗教聖經詮釋的問題〉，《2008 宗教經典詮釋方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台北市：真理大學宗教學系。

溫司卡（Sze-kar Wan）著（2005），台北市：政治大學「早期基督教文獻」課程授課資料。

赫西俄德（Hesiod）著，張竹明、蔣平譯（1999），《神譜》，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蔡彥仁著（2001），《天啓與救贖》，新北市：立緒文化。

鮑勒（Rene Andrew Boulay）著，劉仲敬譯（2010），《飛蛇與龍》，北京：光明日報出版。

禰浩榮著（1999），《聖經中的希伯來人》，香港：天道書樓。

鄭炳釗著（1997），《創世記（卷一）》，香港：天道書樓。

三、德文論著

- Gesenius, Wilhelm. (1962). *Hebräisches und Aramäisches Handwörterbuch über das Alte Testament*. Berlin, Göttingen und Heidelberg, Germany: Springer-Verlag.
- Hans-Georg Gadamer (1990). *Wahrheit und Methode, Band 1*. Tübingen, Germany: J.C.B. Mohr (Paul Siebeck).
- Hauck, F. and G. Schwinge. (1987). *Theologisches Fach- und Fremdwörterbuch*. Göttingen, Germany: Vandenhoeck & Ruprecht.
- Weinreb, Friedrich. (1978). *Der Göttliche Bauplan der Welt*. Bern, Switzerland: Origo Verlag.

四、英文論著

- Burckhardt, Titus. (2009). *Foundations of Oriental Art and Symbolism*. Bloomington, IN: World Wisdom, Inc.
- Charlesworth, James H. (2010). *The Good and Evil Serpent - How a Universal Symbol Became Christianize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ross, Frank Moore. (1997).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uck, F. and G. Schwinge. (1987). *Theologisches Fach- und Fremdwörterbuch*. Germany,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Jacobs, Louis. (1995). *The Jewish Relig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ttel, Gerhard and Gerhard Friedrich. (2006).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ume 5*.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 Kulik, Alexander. (2004). *Retroverting Slavonic Pseudepigrapha - Toward the Original of the Apocalypse of Abraham*. Leiden, The Netherlands: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 Linetsky, Michael (2002). *Rabbi Saadiah Gaon's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Creation*.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Inc.
- Olson, Dennis T. (1996).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Volume: Numbers*. Louisville, NY: John Knox Press.
- Prophet, Elizabeth Clare. (2000). *Fallen Angels and the Origins of Evil*. Corwin Springs, MT: Summit University Press.
- Sarna, Nahum M. (1989). *The JPS Torah commentary, Genesis*. Philadelphia, P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 Scherman, Nosson. (2006). *The Chumash*. New York: Mesorah Publications, 2006.
- Speiser, E. A. (none). *The Anchor Bible, Genesi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 Wan, Sze-kar (溫司卡)(2000). *Power in Weakness*. Harrisburg, P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 Wan, Sze-kar (溫司卡)(2005). '*Scripture and Hermeneutics - Six Greek Commentaries on Homer*'. 台北市：政治大學「研究方法與實習指導」課程授課教材。
- Weissman, Moshe. (1980). *The Midrash Says, Volume 1: The Book of Beraishis*. New York: Benei Yakov Publications.
- Wenham, Gordon J. (1987).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Volume 1: Genesis 1-15*. Waco, TX: Word Books, Publisher.